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近習

宋徽宗時陳次升彈裴彥臣疏曰臣竊惟人之無禮於君者臣子惡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況身居言責其可默乎臣訪聞今月十三日御藥閣守勲在御前呈進文字內臣裴彥臣對君上手敲守勲幙頭高聲道莫錯斬人莫錯斬

人顯是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可赦安可置而不問陛下縱不以身之安危為念其如社稷何其如天下何其如公議何昔漢唐之間閹官秉國柄制國命者其始於陵慢其終至於跋扈而不可制今日彥臣悖悍如此豈可忽之而不慮後日之患乎伏望聖慈特出睿斷明正典刑以為宮禁之戒次升又奏曰臣伏見本臺今月十四日據御藥閹守勲狀論內臣裴彥臣對君上高聲等事已具申奏乞行根治未聞施行者竊以宮殿之中理當恭肅敢有聲徹御

所者在法不容況對君上高聲肆忿而無人臣之禮者
乎夫人主之尊如堂堂高則難攀卑則易陵彥臣果於
陛下之前如守慙所陳顯屬不敬而有凌上之心若不
明正典刑以懲其惡益無畏憚何所為而不可易曰履
霜堅冰至蓋言漸也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事
起於至微儻不防閑及其成也終至於不可制陛下當
以古人之言為戒社稷之重為念除惡於未萌消患於
未然毋使滋蔓以至於難圖後悔無及矣伏望聖慈特

降守懃狀詞付有司考究虛實因依施行

次升論劉瑗疏曰臣訪聞陛下在潛邸日察知都門親
事官有勞遂援故例奏留占役使此事之小者也非有
犯分難行之理干紊朝廷而管勾官劉瑗怒其恩非已
出乃誣奏都監使臣為之干請置之於罪又朝旨嚴宗
室門令限都監出入瑗乃揭榜府第扃鑰中門過為防
守若踈哲宗親友之恩視萬乘之貴介弟如無有也按
瑗乃本府之管勾官耳牽一府之人奉事陛下反敢挾

令作威若踈其所親用情忤悻以較其所事途人聞之
莫不扼腕憤懣逮陛下誕受天命入奉鬼神宗廟瑗宜自
知罪咎恐懼引去尚敢偃然無所忌憚握要務受恩施
行彷彿於陛下之左右雖陛下天地德量容忍不誅其
如社稷何其如公議何昔晉文公為公子過曹衛鄭三
國之君皆不為禮焉及文公既入而主夏盟伐曹與衛
春秋謂其伐無禮而不議其修舊怨夫伐不失刑禮以
立政此文公所以霸也今瑗以平昔悖悍陵騫之迹猶

朝夕親近而領方藥之政臣未敢謂其無包藏姦惡之心也臣聞而不言使陛下之失刑政此臣之大戮也又聞英宗之立非內侍都知任守忠意因循遲久未加斥逐交構百端幾開兩宮大隙當時諫臣論奏以節度副使安置由是光獻得以脩其慈英宗得以全其孝觀瑗前日之迹陛下之立豈瑗所欲既懷疑忌心不自安焉能保其無它耶雖今日聖德巍巍宮殿清肅必無可開之隙然小人姦險操心之危慮患之深造事非一端可

料安得不思患而豫防之也伏望聖衷特正瑗之典刑以慰中外

次升又奏曰臣近彈奏劉瑗充潛邸管勾官日誣奏都監干乞留親事官及扃鑰府門過為防守顯有凌驚之迹乞正典刑未蒙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惟陛下聖德淵懿出於天縱頃居潛邸御下以公事上以信中外之人莫不傳聞瑗為本府管勾官知之尤為至詳輒敢陵驚不存上下之分且如奏留親事官為其有勞也瑗

怒其恩不自己出乃誣奏以受都監干請之私例而奏之非有欺也瑗以謂不當留是誣所奏以欺朝廷頗玷聖德又府門啓閉自有時限瑗乃揭榜府第過為扃鑰待陛下如何人耶瑗之悍悖不忠所事如此宜即誅夷今陛下入承大統廼厚授恩施寘左右恬不防閑雖聖度包荒憫瑗昔為宮僚之舊不忍加誅陛下恩德如此何負於瑗瑗之負陛下實多亦當以社稷為念較其孰輕孰重斷以大義不可循以私恩孔子曰小不忍以致

大亂此言宜以為戒。燕聞瑗自懷疑懼，屢嘗請去。小人之心，疑懼既生，防患之慮何所不至。竊恐別至生事，若不早正典刑，是陛下為瑗屈公義而挽法也。法者天下之所公共，天子不得而私。昔漢昭平君隆慮公主之子也，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武帝曰：「吾弟有是一子以死屬我，為之涕泣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而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夫昭平君帝者之親，尚不敢以私挽法。瑗雖係隨龍之人，其待遇之恩

宜宜過於帝者之親乎燕聞當時更有內臣一名同瑗
誣奏都監干請留親事官臣不記姓名亦乞勘會諸實
一就重行黜責

次什論內侍李偁疏曰臣竊聞陛下頃居潛邸哲宗厚
天倫之愛恩遇甚渥陛下忠信恭敬未嘗以毫髮之私
上千朝廷實以本府都門親事官晨昏啓閉甚勞援例
奏留實占役使非有它也其事至微有何犯分臣察之
家尚許指名奏人隨行況天子之貴介弟豈有不可者

乎御藥李偁輒敢凌侮悖慢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
陛下受請求耳今陛下續承祖宗之業位乎天位豈偁
所欲偁猶領職禁中給事左右忠臣良士莫不扼腕日
夕為憂竊謂古之刑人不在君側者蓋防患於未然慮
徇於不測今日安可恬然不以為慮況偁凌侮之迹甚
著疑忌之心必生心既不安慮患必審若不早正典刑
宮禁之中恐開釁端如前日任守忠之事爾伏望聖慈
體英宗之果斷早賜施行以清宮禁以防後患實天下

之福也

次升人奏曰臣近彈劾御藥李偁誣奏陛下潛邸都監
干請乞留都門親事官事乞正典刑不蒙施行者臣竊
惟陛下之意必以偁給事官禁日在左右不忍加罪所
以示恩私也雖然恩固可行亦有時而不可行恩重於
義則恩不可以廢義義重於恩則當捨恩而從義偁前
日既有凌侮之迹今日必生疑忌之心前日已嘗犯分
今日寧保其無反側乎陛下宜察其姦謀酌其情犯斷

之以義不可牽於私恩乃可以為宗廟無窮之計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當以為戒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無貽後日之悔

左司諫江公望乞遠便嬖疏曰臣讀孟軻之書至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迺知成人君之善非一人之力也周公作立政戒成王

雖綴衣趣馬左右攜僕必以吉士乃知左右前後雖便
嬖近習亦惟其人也人君位尊勢隆雖左右大臣日一
見有事則公言之諫官御史月對不過三四有事則昌
言之天下之士獲登文陛以望清光者萬無一二焉戰
栗惶怖言若不出諸口矧能劇談天下利病哉與陛下
朝暮起居從事莫非左右前後便嬖近習之人一不審
所擇則憊佞柔媚彙進於君側承風順指悅意便情有
所不欲欲無不得有所不聞聞無不盡朝餌夕啗日浸

月潤切於身則蠹性命之情延於外則移朝廷之政唐
宦者仇士良嘗語其輩人君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
儒臣而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思且薄
矣莫若以財貨鷹馬毬獵聲色蠹其心極侈靡使悅不
得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幾在於我矣此尤見便嬖
近習其不擇之害有至於士良臣望陛下諦思孟軻之
言以求多士之助佩周公之訓戒雖攜僕必惟其人觀
士良與其輩計密驗朝夕從事便嬖近習之忠佞如是

則貨財鷹馬毬獵聲色之欲適萌於心左右前後既無
逢迎之人朝夕從事莫匪端人善士雖欲為之不可得
已夫言不及大而論小事不該遠而涉邇非所當及也
然小者大之基邇者遠之積知微之君尤所當戒陛下
思之毋忽

欽宗靖康元年邇英殿說書楊時論不可復近奄人狀
曰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唐之末是
也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

如李膺陳蕃輩共起而除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
昭宗信狎宦者至有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
家用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殺將朝廷不
得聞中外耗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十萬計人怨
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
此曹使與輿臺卑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
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蹈
也使氣焰一熾則後不可制矣思倖持權貪饕得志上

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

時又上疏曰臣竊見自古用人用事未有無禍者漢唐之末是也比年以來此曹氣焰尤盛皆緣蔡京王黼輩首為亂階開通交結假以重權使相應援僥倖之門一潤至不可遏童貫握兵權於外梁師成擅大柄於內陶誘將相垂二十年其餘思倖持權肆為貪暴故人怨神怒幾致喪邦原其禍根皆蔡京王黼輩為之也陛下即位天下響應異時之為惡者碎於國人之手投袂請命

乞寄官資不煩芟曳而陰自消伏似非人為實出天意
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人無賢愚莫不稱慶比聞外
廷之臣有懷姦患失務為身謀而不為國家遠慮者復
劾京黼輩所為陰謀交結漸令用事以陛下之英明剛
斷久嘗親見其弊宜無有此然臣竊有疑焉伏見梁平
李穀之徒皆持權自若氣焰復熾未識陛下亦嘗察其
所以然否乎臣謹按梁平嘗為大理寺開封府承受結
為陰獄殺無罪之人不可數計罪盈惡貫人所切齒陛

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院果何意耶李穀嘗管幹京
城監造軍器姦欺侵蠹無所不至近興復濠之役調夫
數萬減剋口食殘虐百端役夫至於殍路逃亡亦不可
勝計近在國門之外陛下其亦聞之乎至於直下元豐
庫取珠子及送親事官於開封府處所之類並不經由
三省外議亦以為皆宦官為之故態漸長使陛下受疑
於天下所繫豈小哉臣謂省臺寺監百執事者初不乏
人何苦信用此曹駕覆車而履其轍也如邵成章輩人

或稱之以為稍賢於其徒然此曹縱賢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掃除通詔令可也蓋外廷姦臣一見其用事則向風觀望陰以為肘腋腹心之託內外相應馴致禍災非特不利於國亦非所以利此曹也大抵此類善伺人意巧為便佞浸潤膚受尤難隄防自非監古視今以為深戒日多漸漬未有不為所惑者禍亂之機發於至微漸不可長拳石之多積而為邱山不可不謹也宦女之禍古人所戒著在方冊非臣私言謹取五代史書宦者傳

繕寫進呈伏望燕閒之際一賜覽觀永為龜鑑天下幸甚

右司諫陳公輔論宦人蠱惑人主狀曰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故崔嗣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温因之唐遂以亡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蠹蠹盡木燒

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宮廷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橫恩濫賞覃及閭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弄威權恣為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緣士庶伏闕獻書因而諠譁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于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

也陛下今日固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
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沖
邵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儉約聲
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絕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
率宦人蠱惑人主決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
閒暇閒暇則觀書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始
衰本朝揚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
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

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
以此輩為戒無使其乘間伺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
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畏臧
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
進者貪饕無恥熾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
安中等專倚此曹為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
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
下之幸也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竊考觀載籍自春秋以來國
家昌大世祚綿永者惟漢與唐至於我宋方建萬世之
統此近古之三代也漢唐亂亡皆坐內侍為我宋鑑可
謂明矣是以不可不察漢唐之李世平積久人主不憂
敵國外患而安於佚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
是奸宄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
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為讒諂導諛諛之辭奏蠶塵淫
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聰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

使之燕安豫息廣侈無憂以壞其志而後扶輿翫鼓以
尊之喜忿懣耻辱以導之怒祈求要請以導之施私相
寫語一頻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使國家威福潛移
於是太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
市勢之流相激生變為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
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季殺戮忠良禁錮賢
僞去紹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北司本兵
權重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之禍而

惟聞之隸勢陵人主幽辱廢置無不如意朱溫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唐亡本朝北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凜凜久矣前日緣太學生伏闕論事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譁呼若天尊之使北司之勢不誅而自折則袁紹不復施其謀而朱溫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憲天而已矣凡退聽者無所歸怨而國

制大定是乘一時之變而建萬世之利也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但緣務專國是不酌民言鬱其忿怨以至於此漢唐之季變生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赤子啼號赴訴其枉一言撫之而萬姓返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前世萬萬也哉此臣之所以為陛下賀也臣竊過計但慮事定之後邪說搖奪哀祈感動法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按周官宦寺皆隸冢宰惟內小臣上士四人鄭康成以為異其賢者餘不過僅數十人

未有登于下士者也是以內侍之禍不產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則內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誅殺於下而國家因之垂化定治不憂禍亂於上內外休寧不亦懿乎故願下臣章於內省揭示成憲永戒前非天下幸甚

李光乞不用內臣管軍劄子曰臣歷觀自古進用奄人未有不致危亂者而兵權尤甚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區區諸侯之師使奄人殿之

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乎自童貫秉軍政二十年將士零落殆盡開邊生事取笑四夷旋致今日之禍陛下躬履憂危亦可以鑒矣而譚稹梁方平輩皆久握兵柄喪師辱國臣謂陛下更易弊事當如拯救焚溺訪聞二人復管勾城壁事豈倉猝之際士大夫果無足委任者乎雖差傅墨卿王寓等提領緣此曹用事日久將士習熟但知中官不畏從官況敵人壓境朝廷舉措細大必聞非所以壯軍威而增士氣也伏望陛下出自睿斷早賜

斥逐所有四城壁等事乞下行營使司專委從官添差
文武臣寮同共管勾

光論梁師成劄子曰臣伏觀敵騎內寇需索犒軍金銀
陛下以宗社生靈為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
器皿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拘收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
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體陛下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
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
寮皆能竊弄威權以厚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

縷陳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
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與為比當此危急之時獨
不在直取之數臣切惑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
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
隳壞賄賂公行姦邪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
進師成與之締交關通表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
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海內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
其罪惡久合誅夷方陛下踐阼之初聖政日新一時儉

人咸知退縮而師成偃然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莫敢動搖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有司籍其家貲窮究姦慝以正刑典因以風厲黨類庶有懲革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左正言鄧肅上疏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送臣僚所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宦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鼓舞以為中興之道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黃

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北司蓋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既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侍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羣臣吐舌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塗深滅足沒跗未嘗敢以為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爾驕傲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橫門者今良弼之寵方

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為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久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瀰漫一時之功不可闕也臣又以為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尔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理也朝廷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

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然亦所以弭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

趙元鎮乞抑內侍奏曰臣前日奏事殿中伏奉聖訓以言官張致遠論列士大夫有陰結內侍者陛下既駭且怒以謂此風寔不可長宣政之禍流毒至今不可不戒宜降詔開諭且令有司立法禁止臣待罪宰輔親承玉音仰見陛下不惑於甘言無徇於近習洞鑒覆車之迹

灼知滋蔓之端好惡一分邪正自辨帝王盛德事也雖然小人無他志在進取不復顧藉至於壞風俗紊紀綱唱讒佞之風塞公正之路以及於喪國亡家之禍皆所不卹茲宜可畏歟今雖有所斥逐而潛形祕跡人莫得知物論所譏聖心未悟者臣不知其有無而亦不能保其必無也臣願陛下力懲而亟革之與其沮遏波流孰若絕去根本之為愈臣嘗見齊威王封即墨大夫故事及本朝歐陽脩奏疏仁宗皇帝其議論事迹皆可稽考

謹錄在前用見臣區區將順之意亦因以獻規於陛下
伏幸寬仁察斯忠懇

孝宗時吏部侍郎李椿乞裁抑中貴奏曰臣聞憂先於
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臣私憂過計願先事
而憂之庶幾乎無憂也宦者論曰宦者四星在皇位之
側蓋中門之禁女宮之戒審門閤謹房室不可無也故
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臣伏觀熙寧五年詔書節文
前後省内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

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
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
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內供奉官已下至
黃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內臣
諸司使副合該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進內臣時
上諭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省者又不入內
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
其職事乎臣以此仰見祖宗好生之德不惜加等推恩

以全人之生世德至渥也臣不識今尚守此法與否但見中官比之陛下初即位時人數漸多其勢頗盛臣又見近年有中官失火者蠶室中燒死小兒可見宮刑之室宦官之家皆有之臣又聞蠶室中小兒十不得四五少得生全者豈稱祖宗好生之德臣慮陛下所未聞也切緣自古宦官之盛衰繫有國之興亡臣不敢遠引漢唐之禍切見宣和之末童貫等罪惡貫盈軍民怨入骨髓京師百姓羣起而攻宦官殺之者不可勝數旋致靖

康之禍建炎間王淵交結宦官不卹軍士遂激成苗劉之兇逆軍士求康履殺之併及其黨遂致明受之變前轍不遠言之痛心蓋宦者體膚既毀性情柔忍猜疑驕妬不期然而然其間雖有忠直之人亦多衆所不容所以互相視效憑恃浸潤交結受賄以資相高享用過厚水陸厭飫侵漁百姓興建第宅連亘街陌始則人畏之極則人惡之畏且惡以致羣起而攻之上貽國家之憂仰惟陛下神聖在上宦者雖漸盛人雖畏之未甚惡也

於此時有以裁制之不至于極則永無前日之患於宦者亦保富貴與國長久此臣所以欲先事而憂者也裁制之道臣願出於聖斷官置蠶室選精於其事者掌之應進子者申奏并保乳入之俟平復賜其家如或不育願再進者聽之再進不育是上天不許也即聽進外官以為後以絕陰闇傷生之害其委付差使門禁宮戒之外毋使干預人材政事嚴禁士大夫及兵將官與之交通者稍遵太祖皇帝之制官品高則外補易曰君子思

不出其位謂良為闡寺也闡者止於門寺者止於巷聖人之戒深切著明不可不察也臣非不知言出徇生臣自念荷陛下恩遇特異不知所報故惟有忘身徇國庶幾萬分之一如臣言可採乞出於睿旨施行

祕書少監趙汝愚乞罷陳源添差總管奏曰臣先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承樞密院關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恭奉太上皇帝聖旨提舉德壽宮陳源為應奉有勞可特與遙郡上轉行兩官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

欽承太上慈訓兢兢業業惟恐不至故臣仰遵聖意即
已書讀了當然當時實不知陳源別有兼職今再準錄
到告詞其後擬稱陳源可特授永州防禦使依前右武
大夫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臨安府駐劄提
舉德壽宮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臣
不知其始自何年除授然其事體重害漸不可長要非
太上建炎詔書之意臣請為陛下誦之臣嘗讀建炎三
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

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摠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臣伏思神宗皇帝時始令王中正李憲稍預邊事是時朝廷法度峻整若無甚害而卒之夤緣攀援竟成童貫開邊之禍靖康之變至今言之使人心折陛下安可視今日若無甚害而遂忘前日之戒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除遵依太上皇帝聖旨與轉行兩官外所有添差

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職事特與解罷以為萬世子
孫無窮之法以成太上建炎詔書之意宗社幸甚

光宗即位揚萬里名為秘書監入對曰古之帝王固有
知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
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
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
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
已可不懼哉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恭惟本朝立國之規模所以上接乎唐虞三代之統紀而遠過漢唐者非假夫强大威力也非資夫權謀術數也獨特夫君子以為固而已然君子之能為固豈有他哉亦以其議論氣節可以培根本而支變故也國家中興適追慶歷元祐之言論風旨固有以開紹興之正論然自秦檜用事導諛成俗近歲安靜和平之說復壞人心議論氣節或幾乎息而立國規模終不可忘紹熙五載夏秋之交

海內皇皇天未悔禍小大之臣盡誠勩力大明繼照危而復安則陛下固已親見所恃以為固者而下改元之詔矣始政清明登用忠直天下之心蓋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月曾幾何而人之觀聽則有異焉講席之臣或閔其耆艾而使之歸或因其論事而許之去臺諫之官或以舊學有勞而優遷或以繁難關守而補外中批屢下旨意難明想謂陛下之心祇欲昭示獨斷以防蔽欺而不知我之操柄則已潛有所移矣夫外廷與內廷之

勢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他黜陟廢置間得闕預時獻微益或可施行雖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賣弄則益難知彼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為矯激外廷之欲論事者則共指為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嫌避事鮮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為得體議論氣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緩急必將失所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以為公恃君子以為固然

後能守而無失若迺嬖近替御所知不遠寧免徇私非
使人主不信外廷則無由可以擅寵矧今國勢甫定人
心猶搖歲事有饑饉之憂敵國有窺伺之迹信任君子
猶懼弗濟儻或失職又將疇依伏望陛下監觀本朝立
國之規模惟念總攬權綱之要道外廷情實固宜致察
內廷姦欺尤當深防絕去私邪之門使得自保寵祿闢
開公正之路使得展布腹心夫然後朝廷尊安君子遂
志議論氣節足以圖回實政強壯本朝而可馴致慶歷

元祐之治矣臣志在愛君不違他恤惟陛下裁赦

理宗即位國子祭酒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與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困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

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敬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景定四年禮部侍郎牟子才論董宋臣不當除押班奏

曰臣十年憂患分老山林蒙陛下收召復寘諸禁近之列常恨糜捐未足補報今既數月矣不敢出位有所敷陳者蓋以陛下自更化瑟內撫外寧衆正咸集羣儉恚除而又稽事告登文治具舉靖共尔位臣之分也近日以來在廷之臣學校之士乃以內臣之復用連章公車紛紛未止臣意陛下之用此人不過念其平日給事之勞拔拭而用之耳而諸臣深憂思慮則以其前轍之可監而慮其舊態之復作謂今寵以押班之任而日在陛

下左右譬如木之有蠹蠹在中而木不覺其腐未之有
蟲蟲在心而未不覺其槁雖陛下諄諄開諭而學士大
夫之惑終不可解也臣靜觀數日間諸臣或以此而決
去就者陛下宣召而復留之大臣為國家大體計為保
固局面計為憂惜諸賢計所以扶持而安全之者無不
盡心焉竊意一堂都俞之際必有深長之思果斷之決
使天下無可復議朝廷庶可安安而老臣又何所容其
喙然矧乎有聞而猶未也但聞諸臣欲去者猶未肯留

已留者猶未忘去而輿議之徧責於在位者略不少恕
焉臣謂陛下昭昭聖明如此大臣孜孜啓沃如此其於
此事轉旋闢闔蓋亦甚易微臣愚見不無望於陛下早
有以處此庶幾一杆全安而無奕子動搖之虞風休雨
止而有安恬泰定之勢此宗社之幸生靈之福也臣甫
出獲寘非不欲懲羹吹壘保全末路深恐上負明主下
負夙心用敢冒昧一言惟陛下幸赦

五年子才為給事中繳李忠輔奏曰臣伏觀臺臣論列

閤長李忠輔奉御筆李忠輔降兩官降罷臣有以見聖
慮深遠天斷奮發蓋將昭大公而忘後患也臣惟成周
之制閤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未嘗再以事
權所以遏其蠹政害事之漸自漢以來恭顯之用事專
恣朝臣之側目畏憚亦既任以機要又何以禁其長袖
流毒之慘此防微杜漸者之所當深慮蓋內轄一司自
來止以小璫為之取其服勤恭謹易以禁制又以三年
為任不使之日增月益聲生氣長以貽害無窮惟董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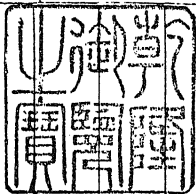
臣自小璫至於大官二十年間皆兼領此職權傾中外
恣為姦利至今得罪公論故每有除授人言交攻忠輔
乃其所薦根株此局以為依憑凡其奸犯科條誣上行
私之事皆出其所教而忠輔新進氣銳為術轉深為害
愈烈大作威福動稱聖旨帥漕兩司奉行惟謹其妄生
羅織使人破家蕩產往往死於非命權則歸己怨則歸
君而甚者窺覘中訶揣摩密報曲為恩倖之地陛下灼
見其奸奪其內轄職事遂降指揮內轄以三年為任立

為定制又以臺臣之言降官放罷天下莫不仰陛下之
明斷但觀臺臣所論則忠輔處心積慮傾險反覆可畏
又有甚於前之所陳使罰止於此安知其不復出為惡
耶且宋臣未嘗不罷也而又復用未嘗不退也而又復
進使其不死殉且不歇抑亦可以為監矣比者城中鬱
攸既始於宋臣之屋城外煙焰亦發於忠輔之家今陛
下施行忠輔而宋臣適死於數日之間意者惟天惟祖
宗望陛下盡取二十年禍根亂本一掃而空之雖宋臣

死灰無復燃之慮而忠輔則虎兕有出押之憂倘陛下
盡行臺臣所乞屏斥之言以絕其根實惟天惟祖宗之
意而陛下子孫萬世無疆之福也所有將來錄黃係經
臣書讀用敢冒昧先具奏聞

金哀宗時近侍干預朝政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實
默愛實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
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
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負為之夫給使令

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四

五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封禪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

無懷氏

古之王者在
伏羲之前

封泰山禪云云

云云山名
在梁父東

慮羲封

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者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亭亭山名在鉅平又曰在牟陰

顓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

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

山禪社首

社首山名在博縣又曰在鉅平南十三里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

車上卑耳之山

謂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身

南伐至召

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

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

封禪鄩上之黍北里之禾

鄩音臚鄩上山也又曰鄩上北里皆地名

所以為

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所謂靈茅也

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

目之魚

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鱈

西海致比翼之鳥

鳥各有一翼不比不

飛其名曰鵠鵠

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馬今鳳皇麒麟

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鵠臬數至而欲封禪

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漢武帝時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

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竒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

發聖德統楫

與輯同

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

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惟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

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

東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張純上奏曰自古受命而帝治
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之
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
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
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
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

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
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
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勲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
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
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太尉趙憙上奏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陞
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
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

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中元元年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李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

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為先昭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蹟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

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嘆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治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網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徃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疆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

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
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
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
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
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
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
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
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

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荅詔也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實張華等上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又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竿席捲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為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

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
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諡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
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畧
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沒秦
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
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
將陞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外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
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湖

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
威蹙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
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畧周之
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
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
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為祥周武以烏魚為美咸曰休哉
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
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

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茫茫禹迹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

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剋定盛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

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
下諸府矣勿復為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
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
辭馬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
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
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寒神祇之歎
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
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

無復紛紜也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修前緒而蹟淪言廢茂記於竹帛者馬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

風化人浴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
聽與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
況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
騰於軫墟紫烟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
虛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
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憑焉臣聞惟
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窮昊
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

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
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
作象歷明遠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獻武
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廼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
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烟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
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埽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
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迹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
議哉今龍麟已至鳳皇已儀北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

降霽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
合榦於園籩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圃至夫霜毫玄文素
翻頰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
抗驛絕祖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
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
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
閣使啟關謁紫宮朝太乙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
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

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為稱首由斯道矣朕遭
家多難入纂絕孝德薄勲淺鑒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
禾兼瑞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失志拓清中寓
禮祇謁神朕將試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
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
玄勲上烈融章未分鴻光委緒歌而罔藏若其顯謚騰
軌則系綴聲采徵畧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

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絲奏玉
潤鏤迹以燠今鑄德以麗遠而四望埋裡歌之禮日觀
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茲
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
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勝非虛奏書匪妄埋擊雨怒
神淳廕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竝散火投郊流星
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歷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紛
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啓邁

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
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
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頽天重
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
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
逸奏玉郊宮裡珪玄峙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
川丘夙禮網維巡趾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
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缺望內安侯之長

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
帛絕書燿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采
泗淵雲皇王嶽搗藻缺漢并角即音栖禁禦袞甲霜
味翔舞川肆滎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
內澤若其雪趾青龜玄文朱絲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
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萐萌移華淵禁山輿竚衡
雲鶴竦翼海鯨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
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颺氣昌物瑞雲照蒲軒

龜軫

缺

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迺竒麗

古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闕耀冠榮名摘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丘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奠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鞀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

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綵比象之
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
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容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
五神以相列開九闕以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
洒路霞疑生闕烟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霽爾乃臨
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
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
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

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
淪絕拘採遺文辯明訓誥

梁武帝天監八年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
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
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
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議也如
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
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

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制詔問外中紀號秀州長史樊孝謙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徃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

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表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将十祀啓聖之期茲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文既受命武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

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
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
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
颶從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
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
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
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
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

鹿枉矢霄流沉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
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
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
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
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徃列升中告禪臣用
有疑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表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
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

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已來近秦山川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

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泰山公等評議

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羣臣又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失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帝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理耶曰理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

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徵
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華夏安
矣未足以供事遠矣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
祿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為未可臣
不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疼痛不能
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
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
雖已又安未盡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

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
岱藿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
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
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與人之
論帝稱善於是乃止

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
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迹

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禪者多乃命祕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奏上之其議曰為壇於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

歸格于廟盛以金匱匱高六寸廣足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九尺廣五丈四面為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為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檢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為告至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陞以燔柴

告至望秩羣神遂著于禮

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
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
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
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
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
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
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

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
詔可

玄宗開元中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
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四門助教施敬本上
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
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閻孺等幸臣為之後漢邵闔自
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
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

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為上儼況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

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
本熟悉其議

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
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
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故為
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宋太祖時孫堪上書曰聖宋受天眷命皇帝保綏萬邦
治定德隆邇治遠同由是聖時耆艾及公卿臣庶僉與

拜章稽顙伸道封禪而皇帝過謙厚損罔迪兪允詔聞
率土而神人胥慊草莽賤臣堪謹俯酌庶懇上稽古訓
昧死作封禪書一篇雖不足以敷衍洪烈啓迪盛猷庶
發揮下誠贊揚能事臣之志也其文曰邈乎天地權輿
緼縕混茫分蒼判黃品物用章於是庶類之宗膠轄旁
充嗜欲之氓布濩交爭充不已必荒爭不息必傷荒則
德伏作而顛氣亡傷則狂暴煽而生類殃惟天地也能
品物之生罔克異類之底寧能黔庶之昌罔克彛倫之

自章越乃歷選列辟輔其宏綱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裁成之猷罔爽然後命無忝也輔相
之範克篤然後功聿成也不命元功允著既從於是
有登封以助高焉有封禪以報厚焉稽厥靡他所以告駿
命也所以告懋功也所以鑒後嗣也所以答靈祉也苟
非至德彪鴻溥化沕滴同符天休合節地宜奚擬議之
敢乎惟皇上帝厥靈孔爍匪諄諄其令而晰晰其符故
當命者儲嘉瑞違心者極妖灾肇自生民君宇內以敷

治者雖皇王殊厥謚遠邇異厥軫稽所以克荷景命允
簡帝心者罔不曰仁義禮樂而已是以二帝之懿三王
之輝雖禪代有殊質文相質罔不恢淳仁以懷物廓正
義以幹邦貫大禮以條上下之宜盈至樂以結士民之
愛然後風聲踵武獲參兩儀遯違心之妖萃當命之瑞
姬周既逝又駁古昔握圖啓極者鮮不峻慘酷以繩衆
瀆威武以悞遠奮煩譎以立憲任巧銳以周行故仁義
之休禮樂之淑稍芽於兩漢驟委於魏晉凋落於齊梁

枯槁於周隋暫斷於巨唐尋剝於五代其末醇而復也
如是然猶有乘小康而展盛禮據淺惠而冒洪威相如
頌於前班固贊於後呼壽之徵慶于世宗宮闕之祉耀
于光武稽其所以克勤濟衆闡憲軌物垂諸聖世胡其
相萬歟大宋之道昭晰前古盛德宥功春熙日融始則
伸九伐平多壘建王業也後則緝庶政諧萬邦舉彝倫
也是故黃鉞初指則獷者革慝者沈籠厥所以昭武王
也洪恩漸被則虺斯起昧斯輝惟天所以穆唐堯也洎

皇帝誕纘丕圖繼陟元后雨露之所豐濡日月之所委
燭靡不偃息休光彌綸至澤曄曄煌煌雖幽必彰汪汪
洋洋無遠弗滂猶復懼古典之未敷叔弊之未祛由是
訓罰戮於古刑夷慘酷也偃鍛戟於靈臺蕩武威也篤
憲章於簡易滌煩譎也起俊乂於鄉遂剗巧偽也於是
刑清而民和兵偃而道益隆憲簡而俗益醇賢進而官
益舉至則樹仁義之根而復植之振禮樂之緒而再暢
之俾九有之黎饜飫乎淳仁之濡栖遲于正義之紀條

暢乎大禮之緒郁穆乎正樂之統至若裊閭辯給之俗
裸袒文身之羣雖古昔之所不臣舟車之所罕通相與
稽首闕庭執贄請吏故大化流也泛濫乎郊甸汗漫乎
要荒滌蕩乎四海浮沈乎覆載遐考在昔舜之堯禹之
舜相襲也湯之禹文之湯未百世也前憲赫曦易馴也
餘德渺漭易沿也遺氓敦惠易綏也然而流殛之罰勞
於舜拜言之屈勤於禹昧爽之坐役於湯日昃之思瘁
於文然後舜啓無為之治禹成無間之譽湯闡來蘇之

望武致盡美之聲曷若聖宋宅千古之下風提千古之
池網使淳源清流解紐復繼化一變而仁義醇道一反
而禮樂同乃侔帝之淳王之方民乎翱翔前之慘往之
頑民乎逖遷由是上帝時諶祥符屢彰既而乾之精坤
之形相與絡繹八區薦珍郊靈故在上則星緯儲休慶
雲覃輝甘露榮光霧散雨霏在下則靈芝林峙醴泉波
委羽毛鱗介更誕厥美咸瑞牒之所闕標前史之所罕
聞炳燦簡編卓出古議則陟岱宗之崇高展勒成之皇

儀時乎時乎斯厥時乎而皇帝茂謙德之遐芳損盛業
之景炎稽于衆誠未之果行徵諸冊牘非謨明之所存
者也古語曰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是故績甚爰舉
欺之大也德至弗圖慢之甚也聖王罔從欺而動靡甘
慢而守宜乎抑厚壤之瑣節奉皇穹之寵靈歲事庶僚
詳禮宗伯鳴鸞五輅揚旆九旗寅亮遐躅崇配黃軒俾
嘉聲隆震於萬世王猷翕鑠於一時其不休哉臣生長
蓬茨無位朝廷不宜越次僭履擬議文憲然以惠迪典

謨沐浴大賚仰酌遠古參倫聖世知有未侔焉是敢首
陳列辟受命之猷次敘二帝三王雍容之盛繼道漢晉
隋唐因循之治然後知鼓祥風振頽基裁成輔相非庸
聖疇能煥發闡揚格斯文之昭著乎恭以頌聲之聞本
諸木鐸先民遺範詢于薊蕘則韋褐之間有其志者諒
可伸也故敢奮扶愚忠述贊典符然後蹈舞遐方俯伏
俟罪惟聖人不以人廢言臣之懇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四